

廣益書局刊行

前漢書

殿版斷句

元和
造

前漢書卷四

列傳（二）

樊酈膝灌傳斬周傳

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師古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後與高祖俱隱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宋祁曰。泗郡守於薛縣之西。與司馬尼戰碭東之司馬也。尼讀與夷。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卽官大夫也。爵第六級。○范增曰。增至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卽公大夫也。爵第七級。從攻陽城。先登上戶牖。師古曰。牖蓋至無重壁。上戶牖級。賜上閭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從攻圍都尉。東郡守。○劉放曰。圉卽陳留圉縣。○劉放曰。圉縣名有尉。郤敵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從攻圍都尉。東郡守。○范增曰。增至景帝方置明此衍都尉字。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師古曰。生。賜爵五大夫。范增至南陽。○范增曰。增至南陽。南陽偏師湯亭是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師古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實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疆界。攻長社。轡轔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棘。破南陽守騎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臣贊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師古曰。實說非也。楚漢之際。權設疆界。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郤敵斬它首六十八。又近斬它首六十八。羽反遇音韻。攻宛陵。先登。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

前漢書 卷四 列傳二 横陽侯韓信傳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增封耳。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人。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謂之中。中音竹仲反。詎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人。也。師古曰：謂之中。中音竹仲反。詎家之說皆非也。重封者，加二號耳。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謂以盾撞擊人。撞音丈江反。項羽目之間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師古曰：時項羽未爲王，故高紀云。以待將軍此言大王史追書耳。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師古曰：沛公所乘之車，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羽亦因遂已。師古曰：已止也。無誅沛公之心及從者之騎。疑作韓譙讓項羽。沛公幾殆也。謙音才笑反。幾音鉅依反。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服虔曰：西丞縣名也。晉書後稷所生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西謂屬西郡。西經西縣東南流而遇言，襲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城，先登。師古曰：雍縣也。白水一名經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郤敵遷爲將軍，攻趙資下郿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郿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灌廢丘，最灌廢丘也。張良曰：以水灌與部同縣名。卽后稷所生也。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師古曰：既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爲郎中騎將，邑杜之樊鄉。師古曰：杜縣之樊鄉也。今曰樊川。從攻項籍，屠煮棗。晉灼曰：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師古曰：既從擊秦車騎壤東。師古曰：車騎壤東地名也。郤敵遷爲將軍，攻趙資下郿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郿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灌廢丘，最灌廢丘也。張良曰：以水灌與部同縣名。卽后稷所生也。地理志無也。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師古曰：既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

詳其處耳。○宋祁曰：後漢地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音工雅反。周將軍卒四千人。師古曰：周殷，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卽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臣贊曰：殘，遷爲多所殺傷也。師古曰：是遷名印也。蒸音其。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后弟呂嬃爲婦，生子伉。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嘗病，未反之前。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皆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音蒲拜反。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師古曰：猶反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爲詔命殺扶蘇而立胡亥。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

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曰：惡謂讐也。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迺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師古曰：即就也。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師古曰：釋解其罪也。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謚曰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媭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媭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立，迺復封噲庶子市人爲侯，復故邑。薨，謚曰荒侯。子佗廣嗣。六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師古曰：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戶。

酈商，高陽人也。師古曰：酈音歷。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緘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上。西定漢中。師古曰：先言取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爲漢王。是沛公爲漢王，賜商爵封信成君。○劉奉世曰：君當作諸將，皆賜美爵，商因其故號封之也。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栒邑，泥陽。師古曰：烏氏安定縣也。栒邑今在幽州泥陽。徙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孟康曰：地名也。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師古曰：今曰今易，郤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梁相國印。今又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爲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李奇曰：前鋒堅壁，若垣牆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

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爲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宋祁曰：越本景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文穎曰：商有疾，病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况，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謚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孝景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斂布自平齊來，迺滅趙。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咸見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迺封商它堅爲繆侯。師古曰：繆所封邑名。奉商後，傳至玄孫終根。武帝時，爲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廩司御，每逢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爲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故不傷嬰也。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劉放曰：告故不傷嬰者，高祖抵言，不曾傷嬰。故嬰證其實然。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召時。○劉奉世曰：欲攻沛者，以沛令後悔閉城，城守也。此卽被樊噲召時。按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義相屬，非兩事甚明。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城門迎高祖時也。高祖爲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爲太僕，常奉車。沛公御車，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殲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師古曰：趣讀曰促。謂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

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師古曰時自相署置官之印相又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縣令鄧展曰今沛郡公丘縣宋因奉車師古曰因此又每奉車從攻戰以至霸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後爲霸陵縣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龍虜在後師古曰罷常蹠兩兒棄之度音煥灼曰音足敗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面向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爲稚樹面者以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倒也稚抱持之音取兩兒令面背已而抱持之以聽故云面稚樹曉服言圍樹而走義尤疎越稚讀曰撻○劉奉世曰抱兩兒者未有能背面而能抱持者次復聽乎蘇說是也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榮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師古曰沂音魚依反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師古曰茲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漢王卽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遣闕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師古曰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不測也應讀曰鬪卒以得脫師古曰卒終也益食嬰細陽千戶邑使食之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劉奉世曰音則嬰蓋以過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豨益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從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郎與大臣

共立文帝復爲太僕。八歲薨，謚曰文侯。傳至曾孫頗。師古曰：頗音普河反。尚平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姦自殺，國除。初，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曰：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爲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穀城。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康曰：攻戰速疾也。力，師古曰：疾急速也。奮力。張良曰：奮，猶力也。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陽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良曰：故秦將今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榮陽，楚騎來衆，漢王酒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師古曰：重泉縣名也。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傳音附。嬰雖少，然數力戰，迺拜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榮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師古曰：饋字。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良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晉灼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宋音一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土連尹一人。蘇林曰：連尹，楚官也。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

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劉奉世曰前已爲列侯食杜平鄉矣疑駢出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師古曰華音下化反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師古曰擊破其騎所公留令也攻龍且留公於假密師古曰二縣名留縣名曰及留令於假密且卒斬龍且師古曰嬰所將之卒也其下亦同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果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師古曰僮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春秋慮音廬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城也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項羽使項聲薛公鄭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師古曰此平陽在東郡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音徒何反降留薛沛鄭蕭相師古曰凡六縣才何反攻苦離師古曰二縣也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卽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師古曰胡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

胡騎於碭石。師古曰：「音千坐反」。至平城爲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敵及特將五人。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名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十八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呂后。呂后崩，呂祿等欲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讀曰：「諷。」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旣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謚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絕。武帝復封嬰孫賢爲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師古曰：共，讀曰恭。從入漢中，爲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孟康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櫛櫛縣名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河內卽今懷州。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人敖下師古曰：敖，音下。，敖下師古曰：敖，音下。，故倉蓋取此名也。益食邑，屬淮陰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張晏曰：韓信也。信時爲相，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師古曰：參，音曹參。博參，擊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

歲爲齊相國。四月，○宋祁曰：景德本作四。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如淳曰：岐陽月別本作一字。誤也。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爲代相，兼將此屯兵也。二歲爲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謚曰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師古曰：歙音窮，宛音於元反。駒音其子反。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率淳曰：騎將號爲千人。從定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車也。張晏曰：騎長一人，尉千人，司馬候也。首五十七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郿西，破之。定郿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師古曰：菑縣名也。後城說誤曰：悅。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將榮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李奇曰：或以爲郡守也。字反耳。晉灼曰：將。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擊絕楚饑道，起榮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鄆，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師古曰：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共尉。得而送致於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爲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敵破之。師古曰：因降曲

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謚曰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縵，沛人也。師古曰：縵音息列反。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爲參乘。賜食邑池陽。師古曰：即屬翊澠池陽縣。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縵爲信武侯。師古曰：以其號。食邑三千三百戶。上欲自擊陳豨，縵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縵爲鄖城侯。服虔曰：音普刺之刺蘇林曰：音簿催反。晉灼曰：功臣奏屬長沙。師古曰：此字從崩，從邑音，刺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懸城侯，陪懸聲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孝文五年薨，謚曰貞侯。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縵子應爲鄆侯。蘇林曰：鄆音多寒，反屬沛國。宋祁曰：沛國當作陳國。薨，謚曰康侯。子仲居嗣，坐爲太常，有罪，國除。

贊曰：仲尼稱犧牛之子，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爲弟子仲弓發此言也。犧，雜色也。舍，置也。言牛色純而角美，堪爲犧牲，雖以其母之喻，父雖不材，不害子之美。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張晏曰：茲基，祖也。言雖有田具，值時乃獲，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綰之時，師古曰：鼓，音誅。謂屠狗。豈自知附驥之尾？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刼其父，而令寄行說，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考證】

樊噲傳從攻陽城○臣召南按陽城史記作城陽，以上下文推之，城陽地既太遠，陽城亦尙懸隔，胡三省謂應作成陽是也。二

史皆傳寫誤耳。

項羽既饗軍士中酒注不醉不醒故謂之中○顧炎武曰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飲凡事之半曰中中酒猶今人言半席相如傳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之半也一人注書前後不同

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臣召南按四人噲與斬彊夏侯嬰紀成也見高紀

從擊秦車騎壞東注師古曰地名也○臣召南按曹參傳曰取壞鄉擊三秦軍壞東然則壞是鄉名壞東壞鄉之東也

酈商傳高陽人也○臣召南按商卽食其弟食其傳曰陳留高陽人是也高陽乃陳留縣之鄉聚名此文似脫陳留二字別定北地郡○臣召南按史記作定北地上郡則二郡也此文似脫上字又史記作破雍將軍烏氏周顥軍拘邑蘇驅軍于泥陽蓋烏氏守將佚其姓名而拘邑泥陽守將姓名具存也此傳質言但云破章邯別將于烏氏拘邑泥陽耳攻其前垣○前垣史記作前拒樊翹曰拒音矩

寄欲娶平原君爲夫人注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臣召南按事在孝景中二年臧兒尙未尊稱平原君也史官記事隨後文稱之耳

夏侯嬰傳常蹠兩兒棄之○國史記作蹠

德嬰之脫孝惠魯元子下邑間也○按下邑縣名屬梁國

灌嬰傳重泉人李必駕甲○按李必後封威侯功臣表作季必

身虜騎將入攻博陽○臣召南按入字係一入兩字傳寫誤并史記作身虜騎將一人句攻博陽句是也攻博陽上不須入字

宋本及各本俱讀入攻博陽爲句非是

破吳郡長吳下○臣召南按後儒以會稽吳郡至東漢順帝始分遂疑二史此文爲譌然亦安知楚漢之際不嘗分爲二郡耶

其後復合乎。下文又曰：遂定吳豫章會稽郡，則尤明矣。

斬欽傳別之河內擊趙賁軍朝歌破之。臣召南按史記作擊趙將賁赫軍朝歌，則其人姓賁名赫，係趙將，非姓趙名賁也。

周縕傳景帝復封縕子應爲鄆侯注蘇林曰音多寒反屬沛國。○宋祁曰：沛國應作陳國。○臣照按陳國無鄆縣，據志應作沛

郡。

■張周趙任申屠傳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者自秦時至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錐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爲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文穎曰：以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劉昭曰：浙本一月作三月。是時蕭何爲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苛音何。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

○宋祁曰。越本自沛公以昌爲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也。師古曰。志與職同音。式異反。苛爲客。張晏曰。爲帳下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苛爲御史大夫。昌爲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榮陽城。楚破榮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師古曰。若汝趣讀曰。促。項羽怒。亨破漢王。於是拜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爲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昌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師古曰。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謂安閑之居也。高帝方擁戚姬。擁抱也。昌還走。師古曰。還。下音胡。反。昌嘗燕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閑之居也。高帝方擁戚姬。擁抱也。昌還走。謂却退也。高帝遂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劉放曰。期讀如荀子曰欲蒸色之薦。楚人謂極爲蒸。宋祁曰。學官本云。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漸本然心知期期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予據此則前之二吃作其後之二吃乃可爲期耳。若云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又顧注文元無每字。箱聽。師古曰。正經之東西室。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音鉅。依反。是歲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號也。師古曰。方與縣名。公其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有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宋祁曰。陛下所爲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爲趙王置黃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

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固必也。公彊爲我相。趙師古曰：彊音其。兩反。以下亦同。公必欲勞煩公言，必欲勞煩公印。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任賢左遷，佗皆類此。乃以御史大夫印。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也。師古曰：屬委之欲反也。昔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迺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謚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爲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謂畫策令周昌爲相，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爲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傳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

時，音竹律反。敖爲御史大夫。師古曰：宦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爲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文韻曰：緒等。蒼爲御史大夫。

其統繕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師古曰。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也。至於爲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卒。終。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宋祁曰。學官本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本凡作尤。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師古曰。邃深也。音先遂反。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以教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次也。音直懸反。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爲非。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土勝之。晉灼曰。創始也。更元年。蒼由此自詭。一作紳。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張晏曰。所選舉保任也。按中候官名。師大爲姦利。上以爲讓。師古曰。用其人爲中候之官。大爲姦利。上以爲讓。此事貴蒼。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傳國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每就飲之。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迺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彈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張士師古籍。遷爲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有所類反。從擊黥布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三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